

唐人写本《鹞冠子》残卷跋（附校勘记）

何凤奇 王洪生

《鹞冠子》卷第一，唐人写卷子残本，硬黄纸，有竖格，天地有横线，书高二十四厘米，长三百三十二厘米。共存一百八十五行，每行十七字，内存原文四十四节，注文十三节。卷末顶格题书名“《鹞冠子》卷第一”，下空一行顶格书“大唐贞观三年五月勘校定毕”十二字。避唐太宗讳，文中“民”字皆缺末笔作“𠂔”。确为世所罕见的唐人写本。此唐人写本残卷不标篇目，今以《四部丛刊》涵芬楼明翻宋本陆佃注《鹞冠子》核之，其书残文起“凶者反此”迄“退谋言弟子愈恐”，即《环流》第五（残篇）、《道端》第六、《近迭》第七，计此写本残卷存文二篇有半。

此唐人写本《鹞冠子》残卷，现藏齐齐哈尔市图书馆（以下简称齐残卷），该残卷字迹清晰，用笔劲秀，书写工整，亦为唐代书法艺术之佳品。然惜其为残卷矣。

先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六号载唐人写《鹞冠子》上卷卷子注文，近人傅增湘为之考定、写跋（以下简称傅卷）。傅卷书后写有“贞观三年五月敦煌教授令狐衰传写”一行十五字。考齐残卷与傅卷均为“贞观三年五月”抄写，然傅卷有“敦煌教授令狐衰传写”字样，齐残卷有“校勘定毕”字样，两种卷子本皆不标篇名，以今通行本核之，傅卷“自《博选》起，

次《著希》，次《夜行》，次《天则》，次《环流》，次《道端》，次《近迭》，次《度万》，至《王铎》篇上‘序其福禄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止，盖上册为今本八篇有半也”（引自傅增湘《跋唐人写鹞冠子上卷卷子》）。齐残卷有《环流》（半篇），《道端》，《近迭》，共二篇有半。篇目次序相同，然齐残卷卷第一，止于《近迭》，划卷不同。如果齐残卷与傅卷前文篇目次序相同，那么齐残卷卷第一应包括今通行本完整七篇，这样的编次较为合理，傅增湘如有幸看到齐残卷，就不会发出“寻绎文义未终，不知何以划断为卷，疑莫能明也”的叹息了。齐残本就是“勘校定毕”的另一唐人写卷子本。韩愈读《鹞冠子》云十有六篇，北宋陆佃所注《鹞冠子》凡十九篇，陆佃称“退之未睹其全”。《汉书·艺文志》载《鹞冠子》一篇，《隋书·经籍志》载《鹞冠子》为三卷，据此可考知隋朝传本《鹞冠子》三卷当为不标篇目。篇目的出现是在贞观之后一百多年间，即韩愈所读十六篇是也。陆佃为《鹞冠子》作注分为三卷十九篇，标有篇名，陆佃删去了唐以前人的注文，自己重新作注，并对原文作了个别增删修订。陆佃注本刊行后，一直成为传世的通行本，而唐以前人原本和注文，湮没久矣。后之学者欲见而不可得。今幸得见唐人写卷子本，为《鹞冠子》研究增添了新资料，使唐以前部分注文重现于世，而齐残卷亦为傅卷之原文及注文起了参证订补作用。

傅卷注文与齐残卷注文书写形式大致相同，附每节原文之后，另起一行大字顶格书写。注文内容基本相同，对校文字，改订删乙增补者约十余事。齐残卷无“卒于不详”句后一节注文，即“得巳者有道之君，君有道则臣英俊；失巳者无道之君，无道则臣不忠，一则曰有光，一则曰有殃。”互为参补之处，又如傅卷《环流》将“凶者反此”下注“凶吉徵于人”，齐残卷作“吉凶徵于气”。考此注文上节原文曰：“故物无非类者，动静无非气

者，是故有人将，得一人气吉，有家将，得一家气吉，有国将，得一国气吉。”陆佃作注以战为喻解说原文，曰：“……则将之吉凶在气。”评语有云：“尊德乐德，必以正气，持之故借将师之气明其吉凶。”以文义推之，必以齐残卷注文“吉凶徵于气”为是，足以纠正傅卷之误矣。凡此互为补订者达十余处之多。注文多就原文发挥补充，说理透辟，语言洗洁，非陆佃循文敷衍可比。而唐写卷子本注文撰著者，则无从考矣。

《鹖冠子》一书，相传战国时楚人所撰，流传近两千年，文字多有脱谬，不可考者多矣。今以通行本与唐人写卷子本原文对校，异者达一百廿余处，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可为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此书提供一份新的珍贵资料。

校勘记之一

《四部丛刊》涵芬楼影印明翻宋本《鹖冠子》用唐写本残卷校。

唐人写本《鹖冠子》残卷（以下简称残卷）没有篇目，今按《四部丛刊》本加标篇目。凡经校正之字句，皆加“·”号以示标识。

一、《环流》第五

（一）故同之谓一，异之谓道，相胜之谓执，吉凶之谓成败。残卷作“谓一”、“谓道”为“为一”、“为道”，《古书虚字集释》释“为”犹“谓”也。

（二）贤者万举而一失，不肖者万举而一得，其冀善一也。

残卷作“冀”为“共”。《四部备要》与《学津讨源》本注曰“或作其”，非。残卷注文曰：“一者同而道者异，执者相胜之道，成败者吉凶之道，万举之中贤者一失，不肖者一得，其一

失之外一得之内，共善一也，所为不一所知亦不一。”考唐人写本原文、注文，文义统一，当以“共”字为是。

（三）故贵道。空之谓一，无不备之谓道，立之谓气，通之谓类，气之害人者谓之不适，味之害人者谓之毒，夫社不剌则不成雾，气故相利相害也，类故相成相败也。残卷本作“贵道”为“道贵”，“谓一”为“为一”，“味之害人者谓之毒”无“害人”二字，“夫社”作“□社”（宋本注文曰：天社或天杜），“气故”作“气有”、“类故”作“类有”。宋本皆作“故”，“故”在此文气较顺。

（四）积往生跂，工以为师，积毒成药，工以为医。美恶相饬，命曰复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残卷作“跂”为“政”，宋本注云，或作政。作“工”为“王”，宋本注云，或作王。作“饬”为“饰”，《学津讨源》本亦作“饰”。作“命”为“名”，按命通名。作“则”为“相”，宋本作“则”，“则”字较符合文义。

二、《道端》第六

（五）故天定之，地处之，时发之，物受之，圣人象之。残卷本作“处”为“居”。

（六）夫寒温之变，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独知也。残卷本作“寒温”为“温寒”，“一人之所能独知也”为“一人所能独知”。

（七）参偶其备，立位乃固，经气有常理，以天地动逆天时，不详有崇。残卷本作“其备”为“俱备”《学津讨源》本作“具备”，当以“具备”为是。作“崇”为“崇”，《学津讨源》本亦作“崇”，当以“崇”为是。

（八）所备甚远，贼在所爱，是以先王置士也，举贤用能无阿。残卷作“所爱”为“所近”，“举贤用能无阿”为“举贤

能无阿好。”

(九) 君者天也，天不开门户，使下相害也。残卷本无“者”字，“开”为“闭”。据上文文义，以“开”字为宜。

(十) 不待事人贤士显不蔽之功，则任事之人莫不尽忠，乡曲慕义，化坐自端。残卷本无“则任事之人莫不尽忠”九字，文义似不连贯。宋本“则任事之人莫不尽忠”后有“化坐自端”相补充，文义更加完备，当以宋本为是。

(十一) 以身老世，正以错国。残卷本作“正”为“以正”。“老”，陆佃注曰“作考”。残卷此条下注曰：“至神之极，不忒不惑，以错国于正。”从文义看当以“以正”为宜。

(十二) 夫仁者君之操也，义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圣人者君之师傅也。残卷本作“政”为“教”，无“信者君之教也”六字。疑残卷漏抄，宋本当据另本所补。

(十三) 使信，制天地御诸侯。残卷作“□□制天御诸侯”。无“地”字。残卷□□处，《学津讨源》本作“使信”。

(十四) 明达四通，内有挟度，然后有以量人。残卷本作“后有量人”。宋本注云：一本无“然”、“以”二字，正与残卷同。当以宋本文义通顺。

(十五) 观其大祥，长不让少，贵不让贱，足以知礼达，观其所不行足以知义，受官任治，观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惧，足以知勇，口利辞巧，足以知辩。残卷本作“祥”为“伴”。宋本注云：或作伴，亦作祥。作“达”为“迭”，“口利辞巧”为“利辞巧口”。

(十六) 第不失次，理不相舛。残卷本作“舛”为“奸”。陆佃注曰：一本作奸，一本作拏。

(十七) 无道之君任用么麽，动即烦浊，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动则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蓼明起。残卷本作“烦浊”为“浊乱”，“俊雄”为“英俊”，“明白”为“清明”。“素立

白蓼”为“七一日慕”。陆佃注曰：立白蓼，一本作七一日藻，藻一作慕。

（十八）明君遇人有德，君子至门，不言而信，万民附亲，遇人暴骄，万民离流。残卷本作“明君”为“时君”，“附亲”为“亲附”，“暴骄”为“骄暴”，“离流”为“流离”。残卷本“民”字缺末笔，作“𠂔”。

（十九）是以为人君亲其民如子者弗召自来，故曰有光，卒于美名；不施而责，弗受而求亲。故曰有殃，卒于不祥。残卷本“是以”后无“为”字，“亲”后无“其”字，“责”为“贵”，“求”后无“亲”字。“责”应作“贵”为是。陆佃注曰：受或作爱，应作爱为是。残卷本“𠂔”缺末笔。

（二十）夫长者之事其君也，调而和之，士于纯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曰从，故卒必昌。残卷本“事”后无“其”字，“纯”作“屯”，“好”作“化”。“天下好之”对下文“天下恶之”句，应以宋本“好之”为宜。

（二一）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务蔽其明，塞其听，乘其威，以灼热人，天下恶之，其崇日凶。残卷“之事”后无“其”字，作“蔽”为“闭”，当以宋本“蔽”字为宜。作“崇”为“祟”，当以残卷本“祟”字为宜。

（二二）此君臣之变，治乱之分，兴坏之关梁，国家之阅也。残卷本无“关”字，“阅”作“监”。宋本注曰：“阅犹监也”。

（二三）凡可无学而能者唯息与食也。残卷本“也”作“而已”。

三、《近迭》第七

（二四）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残卷本作“庞子问曰：‘圣人之道何先？’”

按：唐人写卷子本无篇目，无注文，原文采取庞子与鹗冠子问答方式成篇，一问一答，另起一行，不连书。

（二五）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 残卷本“先”为“言”。当以宋本为宜。

（二六）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 残卷本作“举”为“众”，无“法时”二字。考原文“法天”、“法地”、“法时”三者对举，残卷无“法时”，当漏抄。

（二七）鹗冠子曰：“夫道，故敢以贱逆贵；不义，故敢以小侵大。” 残卷本作“夫道”为“失道”。《学津讨源》本作“失道”。“失道”与下文“不义”对举，当以“失道”为是。

（二八）主道所高，莫贵约束，得地失信，圣王弗据，信言负约，各将有故 残卷本作“主道所高”为“王道所尚”，当以“王道所尚”为是，“主道”误。“据”为“據”，據为據异体字，今简化作“据”。无“将”字。

（二九）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 残卷本作“兵众者兵强，先得意于天下。”当以宋本为是。

（三十）不贤则不能无为，而不可与致焉。 残卷本作“与”为“兴”。

（三一）而谋臣负滥首之责于敌国，敌国乃责则却，却则说者羞其弱。 残卷本作“滥”为“监”，“却、却”作“刼、刼”，“羞其”作“差非”。当以“羞”为是，“差”字误。

（三二）万贱之直不能挠一贵之曲，国被伸创，其发则战，战则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蒯也。 残卷本作“直”为“责”，此句文义以“直”、“曲”对举，当以“直”为是，残卷“责”非。无“挠”字，“战则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为“战则元元之民使之往死耶”，宋本作“邪”，邪通耶，当以残本为是，“蒯”为“策”。

(三三) 不伐此人，二国之难不解，君立不复，悔曩邨过，谋徙计易，滥首不足，盖以累重。残卷本作“伐”为“代”，“曩”为“晨”，“滥”为“监”。伐，杀也，当以宋本为是。残卷作“代”恐误。

(三四) 群臣无明佐之大数，而有滑正之碎智。残卷本作“明”为“朋”，无“碎”字。当以残卷“朋”字为是，宋本恐误。

(三五) 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残卷本作“令之不行禁之不止又奚足恃哉。”宋本“怪”恐误，残卷“恃”字文义通。

(三六) 鹖冠子曰：法度无以臆意为摸。残卷本作“法度无以”为“法无是以遂意为摸”

(三七) 主知不明，以贵为道，以意为法，牵时诳世，适下蔽上使事两乖。残卷本作“贵”为“责”，“牵”为“牢”，无“使”字。有“使”字较好，残卷恐漏抄。

(三八) 所谓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残卷本作“纔”为“嬖”。

(三九) 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隔无形将然未有者知万人也。残卷本作“若隔”为“𡗗隔”。

(四十) 得奉严教受业有间矣，退师谋言，弟子愈恐。残卷本作“间”为“闻”，无“师”字。《学津讨源》本作“闻”，宋本“有间”为是。

《四部丛刊》本有“鹖冠子卷上”字样，残卷本有“鹖冠子卷第一”六字。隔行书“大唐贞观三年五月勘校定毕”十二字。

校勘记之二

《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六号载《鹖冠子》上卷唐人写卷子本注文，用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藏《鹖冠子》卷第一唐人写

卷子残卷注文校。

《环流》第五

1. 凶吉徵於人，一人一家一国无不然也。 残卷本作“吉凶徵於气”。从上下文义看，当以“吉凶徵於气”为是。“将凶者反此”句下注文。

2. 能立於天地间为气，能通於天地者为类。 残卷本“天地间”后有“者”字。有“者”字文气较顺，当以残卷为是。“类有相成有相败也”句下注文。

《道端》第六

3. 物受气以成形，圣人因物而有象。 残卷本作“成象”。“圣人象之”句后注文。

4. 繁天下事非一人所独为。 残卷本作“为”为“知”。“急於求人弗独为也”句后注文。

5. 知人者君道也，能知人则臣术，可以知事仁勇智谦礼信圣，因事而使则无败事之人。 残卷本“□□□则臣术”三字墨迹不清。“则无败事”，“则”为“自”。“制天地、御诸侯使圣”句后注文。

6. 得民者有道之君，君有道则臣英俊，失民者无道之君，无道则臣不忠，一则曰有光，一则曰有殃。 残卷本无此注文。

7. 先王传道之效属於食息之易能。 残卷本作“食息”为“息食”。“隋君不从当世灭亡”句后注文。

附唐写本《鹖冠子》卷第一残本(齐残本)注文

(残卷注文一仍其旧不加标点，句后小字注明出处)

吉凶徵于气一人一家一国无不然也“将凶者反此”句下。

一者同而道者异执者相胜之道成败者吉凶之道万举之中贤者

一失不肖者一得其一失之外一得之内共善一也所为不一所知亦不一。“知一之不可一也”句下

无为曰一一者空也有为曰道道者无不备也能立于天地间者为气能通于天地间者为类气能利人亦能害人在人为不适在味为毒在天成雾利者气得类以相成害者类得气以相败也“类有相成有相败也”句下。

往事之积可以知政毒物之积可以药疾故王者以为师工者以为医“名曰环流”句下。

天道贵覆万物乃立地道贵载万物乃安故定之居之以时发之物受气以成形圣人因物而成象“圣人象之”句下。

温寒交变非一精所□合之者繁天下事非一人所独知赖辅弼者之功百川宗海乃成广大非一川之流也唯明主知其然任人而不恃己不敢谓独知而独为也“急於求人弗独为也”句下。

法天则地谓之与礼义廉耻谓之四维立政之道也相布相制有参有偶固位之道也至逆天者不祥而有崇□仕贤则必败出当究其道入当穷其变也“入穷其变”句下。

张军设备不能防祸远贼先王法四时之则以取四大夫而能不坠不亡者此剿天地之门户使毋害也“使下相害也”句下。

天道唯一故谓之天无名之名故谓之神至神之极不忒不惑以错国於正“以一正业”句下。

知人者君道也□□□则臣术可以知事仁勇智谦礼信圣因事而使自无败事之人“御诸侯使圣”句后。

使得其人则功自见也“后有量人”句后。

长者事君引君于道错国于安小人事君纳君于邪祸危于国一治一乱用长者与用小人之判也“由此出生”句后。

凡人不学而能者息与食也先王傅道之效属于息食之易能“当世灭亡”句后。